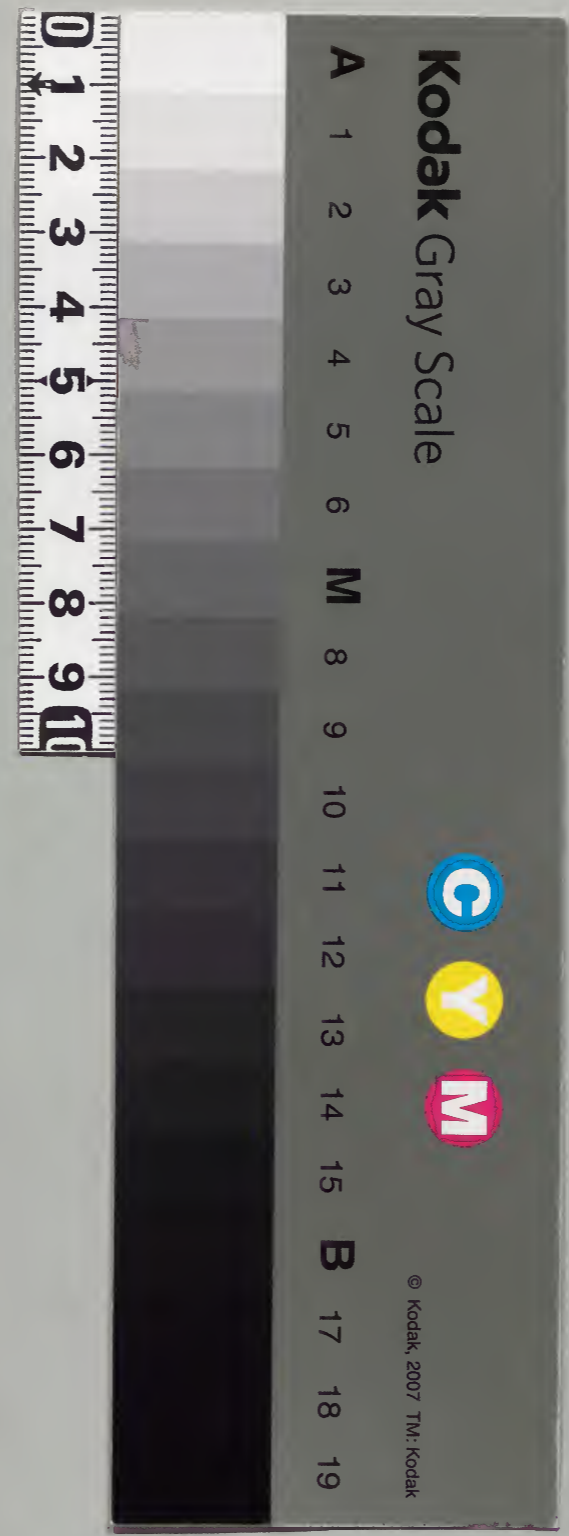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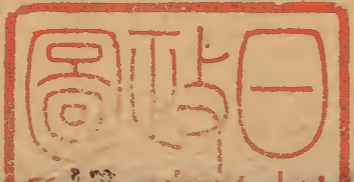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66
冊數	12 (8)
函號	列 24 2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吳甫校

詩賦 凡十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
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
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

白集

卷三十八

白集 卷三十一
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
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言復而知命所
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
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
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
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養君教
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
爲母有爲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
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
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

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柅不有靜也動將奚資始則知
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
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
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
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
時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
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
及時交養之閒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
二君子吾誰與歸

沉涓賦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閒一身得其所旣美二公佐清朝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恩發於嗟歎流於詠譎予時汎舟于渭因爲汎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汎汎渭水上有舟浴兮沂兮愛彼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

不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己必慙忤以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予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閭有芸芳菲菲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又不維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目白雲兮漱清泉其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澹灑兮棹寅綠日暮兮舟

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
 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為乎
 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嚶嚶兮飛裊裊以智切魚樂兮泉
 底鬻撥撥兮尾漈漈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
 萬物各樂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致
 賢於既濟疑為和兮聚五福發為春兮消六沴不我後
 今不我先適當我今生之代彼鱗蟲兮與羽族咸知樂
 而不知惠我為人兮最靈所以媿賢相而荷聖帝樂乎
 樂乎汎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遙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
 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
 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
 險有兮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涵瘴煙
 之蒼蒼其中閨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
 蟲山有當路之虎狼况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霽鳥感切
 靄兮不見日陽涉泥濘兮僕夫重脰陟崔嵬兮征馬玄
 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傍徨噫昔我往兮春草
 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煢
 煢兮愁夜長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

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
 終蘊結乎中腸曰有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温
 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
 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縣
 縣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
 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以諸侯立誠衆士知訓為韻任不依次用韻限三百

五十字
已上成

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唯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
 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

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墻開
 射夫同而鐘鼓誠有以致國用充歲貢使技癢者出於
 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
 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
 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
 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蘊莊容外奮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生之彝訓故
 禮舉而義得且無聲而有問及夫觀者步悶入射者
 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
 料鵠乃殼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急

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騁若徹札其再中也攬
普伯切如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愜羣
 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
 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温如栗如游於藝匪
 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
 舒不出範兮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
 斯蓋弓矢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王寧心誓而力
 疲則知善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
 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世而
 可知

窻下列遠岫詩

題中以平聲爲韻

天靜秋山好牕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隔竹朦朧萬
 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簷攢秀氣綠隙助清風碧愛
 新晴後明宜反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

成中書侍郎高郢下試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
 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
 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
 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

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恒察
 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塗
 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
 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
 修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
 藝業於忝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
 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
 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
 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脉分
 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

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
 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
 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
 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為本見善而遷觀誠偽於既往
 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
 則衆心不等猶面隔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為教
 先

玉水記方流詩

以流字為韻
木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矩浮光灑灑方折浪悠悠凌
 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搖淺瀨疑月落清流潛潏

應傍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記淪棄即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為韻

至乎哉玄珠之為物也淵淵縣縣不知其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剗其心俾損之又損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無音聽之則希珠無體搏之則微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倏爾去焉將窅冥而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艱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劇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龍之睡夫惟不皦不

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徙去心虛潛至同夜光之闔投斯乃動為道樞靜為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渝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謂其無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強名謂之玄珠名不徒爾喻必有以以不凝滯為圓以無瑕疵為美蓋外明者不若內明之理純白者不若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則顧其神保其真雖無脛求之必臻役其識徇其惑雖沒齒求之不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園之言可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以題為韻
依次用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劍
 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
 卒能滅強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瓜割區宇蜂
 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皆欲定四
 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既心闕咸陽氣王芒碭率
 卒晨往縱徒夜亡有大蛇今出山穴巨路傍凝白虹之
 精彩被素龍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睛眸赭其電光聳
 其身形蜿蜿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亢勇夫聞之
 而挫銳壯士覩之而摧剛於是行者告于高皇帝乃奮

布衣挺干將攘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嘯再
 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虵方欲縱毒螫肆
 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勢口譟雷霆手操鋒銳凜龍顏
 而色作振虎威而聲厲荷天之靈啓神之契舉刃一揮
 溘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
 於是灑兩血摧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
 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
 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勅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靜災禍
 不可以弗躬弗親若夫龍泉黯黯秋火湛湛苟非斯劍
 虵不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泯泯苟非我主虵不可當是

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
 劍也三尺之長于以讐萬物于以威八方曆數既終聞
 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豪傑
 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彼
 戮鯨鯢與蛟龍
 以提青蛇而斬白蛇

隨物成器巧在中爲韻依次用

小者有爲可得而闕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
 益取之於巽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
 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
 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資其自天

之端爲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
 依法有程既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日
 擊材無所棄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
 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
 易於事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
 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剗自得不矜之能器
 靡雕鏤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爲
 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
 也郢人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
 異杞梓材殊罔枉柄以鑿罔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

分寸審刻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冲大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真非勞形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倕之輩騁技而校功哉情一作性

雞距筆賦

以中山兔毫作之猶妙為韻任不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為平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為鋒截竹為筒

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而同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染松煙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為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映赤筦狀緝趾

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
 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相副
 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為號者質陋
 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
 成金距書之而化作銀鈎夫然則董狐操可以修為良
 史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
 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
 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鏑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
 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迹落縹囊
 盛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或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

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迴還過兔園而易感
 望雞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趾之下冀得雋於筆硯之
 間

黑龍飲渭賦

以出為漢祥下
飲渭水為韻

龍為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壘壘之清流落彬彬
 之玄質忽今下降賁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落而
 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
 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為行藏不忒動靜有儀睛眸炫耀
 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
 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

易按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默默以黯黯光璨璨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屏息觀之者目眙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天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北方拖尾迴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動素浪之湯湯頓領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鱸鮪奔走駭泉室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上下度弱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劍飛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潛

稟玄甲黯以凝黛文章裴兮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

以聖人來諫
諍之道為韻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為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聞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為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諫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罪擊之者有時故蹇

蹇匪躬道之行也。鑿鑿音淵不已聲以發之始也。土鼓增
 華蕡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體道不窳不擻
胡掛切由巧者之作爲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考有若坎
 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隈音鏘鏘以
 鏘音湯鞀響容與以徘徊傲于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
 人聽七諍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於國
 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
 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爲用也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
 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揮
 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

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必有隣將善旌而並建與謗
 木而俱陳是必聞其聲則知有獻替之士於其響不獨
 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雖聲氣之
 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

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爲韻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
 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
 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
 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
 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

白集 卷三十一
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
子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
謂非求備者有何足以多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含乎語
默何用不臧何響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
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飾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任
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
完元和於虛受內弘道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
之奚筭哂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
豈不以神爲玄樞智爲心符全其神則爲而勿有虛其
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

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剛寺寧子之愚至乎哉冥心無我
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而大
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
執則鑿柄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盛矣哉君子
斯焉取斯

賦賦

以賦者古詩
之流爲韻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水生
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
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寢衰頌聲
凌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

全取其名則號之爲賦雜用其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
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做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
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官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
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飄不獨登高而
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
抽祕思騁妍詞豈謝二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
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揚羽獵
之徒胡爲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
先能文爲主炳如績一作繪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湔目之
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護信可以凌礫風騷超軼今古

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
况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
客有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銘贊箴謔偈 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
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
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

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
 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
 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
 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
 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
 之子孫

騶虞畫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圖
 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
 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贊之詞云爾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
 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
 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
 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吁嗟乎騶
 虞

獬廌贊

并序獬廌讀陌白豹也

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
 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
 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
 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白集 卷三十九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
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獬當
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
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刻何谷不墮銖銅寸鐵
罔有子遺悲哉彼獬無乃餒而嗚呼非獬之悲惟時之
悲

畫鵬贊

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
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鷖禽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八爪劒插六翎想入心匠寫

從筆精不卵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
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
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
較真鬪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
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
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
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亾故我列聖
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

滿十旬未足為歡上心忽悟為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
 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
 出鷄死懷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
 路豈不快哉銜檄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
 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
 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三謠

并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几一素屏風二時多
 杖藤而行隱几而坐掩屏而臥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
 為三謠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謠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上
 麟菌楠不楠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棟諸侯
 斲大輅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為几承
 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性不枉爾理爾快快為几
 之外無所用爾爾既不材吾亦不材胡為乎人間徘徊
 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為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
 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

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爐峯
 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墻夜如明月入我室懷一作曉
 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爾表裏相輝
 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錦屏風綴珠陷
 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寢
 臥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
 爲骨兮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朱藤謠

朱藤朱藤温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爲杖大有
 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

送我于澹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跼蹄開
 中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癘之鄉無
 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魑魅吾獨一身賴爾爲二或水
 或陸自北徂南泥黏泥占切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
 爾爲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與
 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蹋遍匡廬間未嘗一步而
 相捨雖有佳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
 既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爾爾勿以常人望吾
 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棄爾於斯須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頽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
不往兮死者不迴况乎寵辱豐頽之外物又何常不十
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
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幾何寄瞬
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
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爲乎分愛惡於
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倔强其骨髓齟齬其心胃合冰炭
以交戰祗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云何不爲此與化者
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
以貫之爲彼何非爲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

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渡馬之翁俾吾爲秋毫之杪
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
其多是以達人靜則昭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
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奈彼何委耶
順耶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
太和故吾所以飲太和扣至順而爲無可奈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峯峯終身行焉物有萬類錮
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遞來鎖汝形骸使汝
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爲

自集 卷三十一
灰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人生百歲
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
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
寐往日來日皆瞽然胡爲自苦於其間樂天樂天可不
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
浪喜無妄憂病則卧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
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今欲安往哉樂天樂
天歸去來

八漸偈 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

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
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
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
於耳貫於心達于性于茲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
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
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
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旣而升于
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

辨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碍無碍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繡阿彌陀佛贊

并序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爲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贊曰

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贊

并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奉

爲府君祥齊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濶一尺八寸紉針縷絲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讚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覩其相萬緣皆空弟子居易誓心歸依生生劫劫長爲我師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哀祭文 凡十四首

哀二良文 并序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
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
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二三年而民用康暨十
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

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負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
之望也負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
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叅劇務如刀
劔發鉏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
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
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
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
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名其
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張

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
之紀綱邦之瘁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生
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
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迄力傷悲夫而
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

祭城北門文

為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門某聞北鄙
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乎崇之今年春天作淫雨
將害于農墊于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
昭告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休命殿于

白集 卷四
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飢敢以正辭告神神
若之何不聽敢以至誠感神神若之何不弔尚克陰沴
不作時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鄘之神門之
靈於戲北鄘北門之神明聽斯言罔俾雨水昏墊以作
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離
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唯居
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
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居易南

遊兄亦東適黥歙之間欣然一覲相顧笑語相勉行役
中路遽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爲生死隔矧兄遇疾于
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弔客
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古
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
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擅其
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報施之我欺俾
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
中畫爲墓田濰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別終天
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斯文歆斯筵

知居易之心熒熒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巳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惠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泊承訓師氏作嬪良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玷發為淑問著為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式噫福仁何昧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生必有涯人誰不沒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情易鍾感深者理難

遣夫人雖宜其室竟未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敬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况一嬰沈痼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娣妹視疾歸視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鍾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雲愁無色娣妹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私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

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
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
然黃墟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
刺灼心肝况爾之生生也不天苗而不秀九歲夭焉昔
權殯爾淮南古原今改葬爾渭北新阡祔先塋之北次
就卑位於東偏異神魂之不孤庶窳窳之永安嗚呼自
爾捨我歸於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
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灰心垢面泣血漣漣松
檟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
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

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
爾魂在几爾骨在棺吾親奠酌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
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

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五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夭人人中絕命則冉牛斯疾頽回
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
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藐然一身自強自立
以致成人益以孤子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

白集 卷四
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
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辛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
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
悲零俾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於
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
名優遊笑敖怡怡弟兄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
一時之榮及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
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衍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
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荅必景福
以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遇數鍾年又不得四十

而歿於道途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况舊
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
主喪悠悠孤旒未辨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
此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
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慟孰不
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浮梁大兄文

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三年歲在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
和易謙恭發自修身施於為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

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異資福履保受康寧不謂
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
天無知降此凶酷交游行路尚爲興歎骨肉親愛豈可
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窀穸有期下
邽南原永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身不自由伏枕之初
旣闕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躬親病恨所鍾倍百常
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
萬里行簡未歸熒然一身漂棄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
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
之年手足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

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
非此能伸伏異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
呼哀哉伏維尚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仕
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
神之靈恭惟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
命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寺側旣置
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
道途由神門外輒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聽之歆此薄

白集 卷四
莫非敢徼福所期薦誠尚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
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
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
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古之遺
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
宇疏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
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
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章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

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但使疫厲不作魍魅不
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
齋心露誠庶幾有荅尚饗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在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
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
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龐西李公杓直之靈於
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羶溫溫郁郁凡嚮善者
如螳慕肉時重爵位公負稹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尚

白集 卷四
書六職公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言內庭
密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盛公既陳許兩掖中
臺差肩接武青幢赤第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
鏘鏘振振和鳴似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考公
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皓五十加八亦不爲天人重
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忽不失和平啟手足夜無呻吟
聲古稱五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無之
豈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爲
門戶惜主爲骨肉惜親爲吾儕惜良友爲朝廷惜賢臣
况積也不才居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真元歲

俱初筮仕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我頑鄙度
長絜能信非倫擬一言昭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實從
茲始清問登近遞惟讒毀江澧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
散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瀾四起
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不因紛阻孰
辨君子以膠投漆如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
去年次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松茂栢
堅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瘡癘次叙艱難三心六眼
同一潛然積與居易旋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劇私
室多故公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急務

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春朝松園月夕大
開口笑滿酌口喫言約則然心期未獲嗚呼杓直而忍
遺我棄我何處捨我何之豈反貞歸冥漠然而無所爲
將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况如聞兮倏如覩未甘心
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胡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
其不迴日月忽乎有時指岐下以歸祔備大墓之威儀
禮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畿旌竿與兮輜輪動遂
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鑒于茲爵盈不飲豆乾
不食如之何勿思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
呼杓直已而已而哀哉尚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巳亥朝議
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
謹遣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
仇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福生人也
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
死者非一神其知之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
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血食非
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今縱其屬殘其主
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焉若一告之後神其有知卽能

揮靈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
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
鑒於此尚饗

祝臯亭神文

今杭州臯亭山神在城東北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
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
以酒乳香果昭告于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
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旣逢愆序
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期雨未霑
足是用擇日祇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祇資

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
請齋心虔告神其鑑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
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
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盼
饗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顙望而不知坐觀田農
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唯神之羞惟神裁之
敬以俟命尚饗

祭龍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
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

白集 卷四十一
寮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
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今故虔誠
絜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將恐竭澤能
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
之內一雨霧電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
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壬子朝議大
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
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國之

紀安波則爲利泮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人
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鄙壞
敗廬舍人墜墊溺顛天無辜居易祇奉璽書興利除害
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俾水
反歸壑谷遷爲陵土不騫崩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
沉奠于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尚饗

頌靈舍以望壁爾贖天無辜哉
 時勳夫常奔熾西北水無映以收百懸無氣室波濯潔
 聖安安俱為休幸飛俱為害姑非上帝命軒后之八人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碣 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公
 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楊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
 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緜州昌明令珍玉
 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陵郡太君

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疾卽世于長安修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五日歸祔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納朴恪慤碩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錢作行狀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

白居易作墓碑大畧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

孝養太君太君老疾常曰烏禾切子勸吾食吾輒飽

勸吾藥吾意其疾瘳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荊州石首

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鬪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寢及

鄉人不詣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

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爲校書時以文行

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

詹府詹府時以貞恬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帥路恕高

之拜請爲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爲御史時上

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爲吏部郎時調文學
科暨吏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限繇是吏
史輩無緣爲姦迄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削間有
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與大議歲減府
稅錢十三萬在澧時不鞭人不名吏居歲餘人人自化
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毀公爲人質良寬大
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爲政廉平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
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別稱賢薦能未嘗倦好議
論而無口過遠邪說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
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食肉公

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自八九歲時始諷畢盡得其
義善理王氏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
皆義理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
員外郎廳記請雙日坐疏與梁肅書上宰相論選事狀
秉筆者許之薨之日不識者惜識者歎交遊出涕執友
慟哭夫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
焉

銘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
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

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
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
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
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
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鵬
即公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王考也或以人
物著或以閭閻稱迄今爲江南右族公諱無擇字無擇
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

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試登經第應制
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
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
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
來爲刺史舉課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胥
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
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
張昶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
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
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

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號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

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
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
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
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
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
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
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
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
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

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
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
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
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野君子以
為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
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七年襁
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
而餞之君子以為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
既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
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

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
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
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擗女角切管沈嘆久之因賦詠懷
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
下君子以為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
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
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
咸為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
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
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

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遊而知其家事故見託
撰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
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
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
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善寺之六也有僧舍名傳法堂
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
師之名迹曰號惟憲如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

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
三終興善寺菴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
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
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
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
大弘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大
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嶽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
寂寂卽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
屬曰田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
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卽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

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
 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
 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祖伯叔推而序之其
 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為童男時見殺生者
 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徒舍受切
 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
 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一越間歲餘
 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
 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
 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為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

無為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
 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
 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其化緣云
 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眾
 殆百千萬億應病投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
 易為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
 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
 法行於心為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
 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
 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

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
 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
 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
 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
 名貞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
 明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
 受道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醒
 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
 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

杜今酬切洪孤 嗅薈觀取切 葛步黑切 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

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為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
 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皋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
 黑眾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
 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
 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夏
 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眾反聚落錢反

白集 卷四十一
寺反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
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
則定爲惠因戒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成則果滿
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
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
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
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
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
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放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

剃落壯而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嶽大圓大
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
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徙居洪
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貞天台靈裕
荆門法喬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
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
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
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
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人
會救拔羣生故孳婆娑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

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
 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二十七年七
 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嘿無非
 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輒如
 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薈蔔香衰醍醐味醜鄰溪切誰反是香誰反是
 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覓筆切芻中興毗尼景雲
 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墮踐迹者
 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谿之南
 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實真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姓
 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嶽希操大師
 叅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
 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
 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
 移隸東林寺即鴈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
 在焉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
 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身于寺道北附鴈門
 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

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過無畏鼓故登壇進律鬱
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儀範
所攝惠用所誘貴高憎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自興
果起東林一孟齋一榻居衣麻寢管如坐漆室繇是名
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啟手足目
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
有常節雖_{何故}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
道禮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
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
子進醫饋藥者數四師頷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爲言

訖趺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
總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嘗辱與予游託爲
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欣合不知其然
及遷化時予又題四句詩爲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也
不能改作因取爲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去
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二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墓誌銘凡七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曾
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
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
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

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
 有國史家謀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曰
 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
 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繁之誠奉于上故能致霜露
 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
 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故
 組物五切紉詳倫切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七
 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貞元中號奉宮
 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
 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棄其志故

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

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已丑今日丁酉兮惟土田兮與
 時日龜兮著兮偕言吉峨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
 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小
 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
 京兆尹潘監視葬事寔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
 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為之銘誌故事也王諱纁

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
章未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
之貴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延爲
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哀哉皇帝厚惇睦
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
王之葬也遺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
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榮陽鄭公墓誌銘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榮陽人鄭

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成詳于史謀故不
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平簡公
曾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王考諱某
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卽祕書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
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郟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
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
七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
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果坐賊連
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
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毆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已

白集 卷四十二
去秩因奮呼率僚吏子弟急擊之殺俊犀伽盡殲其黨
繇是一邑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
加朝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
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
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
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奏公爲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
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
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
入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
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

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揚州權窆于
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
衣食無常主常嘆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孫是
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公衣
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猶善五言
詩與王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逮
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篇亦傳於代
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
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逵有才名官至刑
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

白集 卷四十二
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達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
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
泉朝賢袁高高參等累以孝悌稱薦嚮名教者慕之今
為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
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
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
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於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
祕書丞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卽世諸弟在下位獨侍
御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撰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千石

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
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
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
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
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
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
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曠
切於蓋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

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
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
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
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
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
君從夫貴也稹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
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
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謀在比部府君世祿
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遠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
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姊

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
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為詒燕之
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
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
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
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
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沒積與稹方齟齬家貧
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
以通經入仕稹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天
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

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於
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
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
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
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
雖迭仕祿賜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
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
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坐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
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歿其家殆二十
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

婦其心戰兢如履於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
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擯楚閨門之內熙熙
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
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
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
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
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
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
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

白集 卷四十一
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
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
泣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
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
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
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代裴頠
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
而生翦翦為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為太

原人又十

而生瓊瓊為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

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為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諱大璉
為嘉州司馬父諱昇為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伊闕令
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
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及第
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之晉知之署本州
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
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勅遷越
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
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

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菑畬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關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謀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

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

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

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

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於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為行發為文宣為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蒞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為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為時生道為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

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始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其不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天德闇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椽於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千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鏗之第其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庾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鄜城府君敬之如賓自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爲慈祖母迨乎潔菜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卽潁川縣君新塋之西坎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

誌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毋慈而勤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誌銘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鏗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卽第四子也旣生而惠旣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

天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閔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邽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二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三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按

記序 凡一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

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
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
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
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
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
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
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
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
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

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
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
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
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
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
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
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
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

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
 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
 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
 城七計切階用石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
 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
 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
 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
 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
 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桓石澗

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憂
 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
 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
 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埵
 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
 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齒善切好事者見可
 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
 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
 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
 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

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
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
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
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
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
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
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
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
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

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
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
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
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
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
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
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

白集 卷四三 四
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

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簡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

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箠箠者刈焉刑餘之村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邊九切葺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

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

白集 卷四三
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侏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

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盡必為希代寶人心為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渴將就憇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繫韉於門

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牕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壤_{於檢}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_{具位切}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胤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墻屋築塲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

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尹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闐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

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迄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才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

記

三遊洞序

平江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恠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

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
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
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
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
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
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
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
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
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
北峰下兩崖相廡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
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
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
東西二林抵化城憇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
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廡竹寺中唯板屋
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
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
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
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

白集 卷四三
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
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嘆且曰此地
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
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
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
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
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

故著翼孟三卷秦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
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徃徃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
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
謝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
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
徧致書於臺有故人因援紙引筆寫匄中事授軻且曰
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廨三十二補闕翰林杜
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
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
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

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未朽命剝蹇躋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資則曰日消月賸行全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

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予不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楫爲蓋

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
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壘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
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覓
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
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
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
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
河南元莖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
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
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四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吏職拘絆相
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
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
矣走馬至涯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

雖手札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捷否而已鬱結之志
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
相於通衢中迸血隨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
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
苟有所見雖畎畝卑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
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
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
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
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
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

卽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
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罪
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鬱長
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
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
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
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
以爲計媒孽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閒自明白其
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
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

白集 卷四
又信信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
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
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
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
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
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
妻卽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
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
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
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

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
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
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
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
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
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
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
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
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醫藥
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

白集 卷四十四
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
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
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
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
者皆可以激揚積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響慕勤勤豈
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
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
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
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
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唯不敏常佩

此言師臯人生未死見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
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
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
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瓊屑之藝與敏手利足
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
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
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自
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
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

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
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陪聲攫利者推
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
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
下伏以給事門屏閒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
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
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
但欲貢所誠實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

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
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旣慕之
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
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
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
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
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
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
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
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

白集 卷四 五
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

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于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

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
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合之易也
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
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
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_{武粉切}昭然而已矣其合
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
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
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
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
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歲成之道當具
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
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
伏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
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
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
孝慈之閒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輒已知人之明用
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
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
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

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
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
其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
安行則懔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
用先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况今主上肇撫蒼
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
悽悽盧侯切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
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顛顛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
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
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

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
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
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
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
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
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
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
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
相之本職也而為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
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

見乎必不盡也而况于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
聰明乎必未也而况于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
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
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
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
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
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
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閭
爲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
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沈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

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
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
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
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
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謹
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以
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
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
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
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

白集 卷四十四
九
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思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

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關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僞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

白集 卷四
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歛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

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

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
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
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
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
以觀主上之作為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
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
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
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
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
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

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為
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
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
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
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
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
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
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
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
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

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
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
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
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
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
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
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
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
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

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
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
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
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
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
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
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
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
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
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

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芻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情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審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猶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

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賴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序

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所贈
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
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
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難論歌

白集

卷四十五

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閒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率不能成就其志以至十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畱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畱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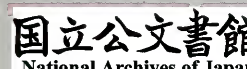
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

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
 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丘月于時六
 義始切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
 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
 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
 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
 小人則引香艸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
 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
 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
 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

六義寢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
 而已噫風雪花艸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
 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
 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艸以
 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
 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
 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
 花艸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
 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鮐有感
 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奇矣人

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
餘篇至于貫穿今古郎何縷雨舉切格律盡工盡善又
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
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
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
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麤陳於左右僕始生
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
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
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

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
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
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肯而切既壯而膚革不豐盈
未老而齒髮早衰白鬢匹殺切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
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
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
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
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
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



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勸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

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

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
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
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
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切女六
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
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
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
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
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
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

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嫖婦處女之口每每有
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
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
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
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
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
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迥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
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
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
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

自集 卷四十五
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
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
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
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示
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
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
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
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
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
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鳳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
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
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
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
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
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
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
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

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襍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透以質合透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竝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上

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襍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迺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指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

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不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麤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湑苦蓋切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

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別觀手翰訪敘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

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艸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
 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間獨隨分增修比於曩
 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可乎斯
 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
 閒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
 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頹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
 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
 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
 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
 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

柳生于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
 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
 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
 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
 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
 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郎達切食歲
 有麤食胡切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
 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
 見香爐峰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
 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

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懃勲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荅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

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尙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

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確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

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眾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

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

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

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

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惓朱劣切之

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

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

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

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聞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

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

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

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

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
 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
 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
 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
 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
 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
 一愛不能捨因置艸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
 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
 間紅槿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
 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

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
 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
 夜正在艸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
 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
 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
 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億管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
 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
 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
 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
 春榮實如丹夏熟紫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
 紫綃瓢女良切又肉瑩白如冰雪漿液其酸如醴酪大
 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
 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
 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六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遺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
 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余言咨先
 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

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
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
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昇厥牛羊乃既於
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今
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烝民
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
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一無亟字民叛而不顛
隳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
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
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

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
躬不可悔

箴言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
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於旬
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
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耻邦有道貧且賤今
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于君乃干祿
祿將及于親升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

白集 卷四十六
報之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
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
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
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內惟四科六藝芥
藻于外若御輿旣勒銜策乃克駿奔若治金旣砥淬礪
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旣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
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行
千里始于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
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

并序○此已下文
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爲而無不
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
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爲中和節自上而下雷解
風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
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民而基皇德大宗
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
而阜富庶之俗焉弈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於我
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
黔首於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清
陽太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爲安萌芽養幼小緩刑獄布

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天地之化發揮祖
 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爲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
 仁氣之和其爲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始
 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
 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
 桀驚化而獷古猛切俗淳垂萬祀以攄無窮被四表以示
 大同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網緼于品萬彙熙熙忻忻繇
 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
 造又曰管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
 飲酒列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

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歟蓋
 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泰幽贊亨毒與元化合其運與
 真宰同其功不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
 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
 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嫗網緼肇生蒸民天命聖神是
 爲大人大人淳淳爲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
 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盧谷切趨
 起千木切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
 坤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爲中和和維大和

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
幹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
垂裕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
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
易獨以爲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
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
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
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

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
奔走之將欲商摧敢徵義類在晉虞舜父頑母嚚舜旣
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
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
亦不逮於瞽蓋以蒸蒸之又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
形則齋栗祇載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
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旣作則全身
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
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
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
 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
 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
 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
荀息里克丕鄭初舉共華賈華叔堅錐歃纍虎特官山祀慶鄭孤突瑕生卻芮實啓禍先大亂
 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
 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于仲尼蓋仲尼之志立明
 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
 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
 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
 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
 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
 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
 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
 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
 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
 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

白集 卷四十六
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
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
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
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
以美狼曠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
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
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
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
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

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
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蠶非其罪魯國之羞
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
疆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
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
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
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
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鄉之書意但患漢之不知
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
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

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
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
能繼以歿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
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
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歿死或
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
也若義重於歿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
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歿也失君子
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
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建按此二狀撰詔誌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
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
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
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
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
今爲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
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
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温朝請大夫檢校

都官郎中公諱鏗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猶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克滑臺節度叅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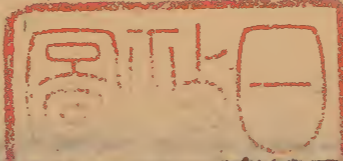
年權厝於邽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倣河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洹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叅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

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叅軍宋州司戶叅軍建
 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
 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埧委勇切口絕汴河運路然後
 謀東關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
 潛謀以徐州及埧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
 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
 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
 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
 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埧口等三城到
 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

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
 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
 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茲而授宜
 加左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
 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茲如
 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
 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
 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



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姊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

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上歸不便遂

改卜靳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邳縣義津
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
謹狀

